抱朴子/外篇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樸子曰：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，恬愉靜素，形神相忘，外不飾驚愚之容，內不寄有容之心，遊精墳誥，樂以忘憂。晝競羲和之末景，夕照望舒之余耀，道靡遠而不究，言無微而不研。然車跡不軔權右之國，尺牘不經貴勢之庭。是以名不出蓬戶，身不離畎畝。

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：「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，道化雨沾則逸才奮。故康衢有角歌之音，鼎俎發淩風之跡。沽之則收不貲之賈，踴之則超在天之舉。耀逸景於旸谷，播大明乎九垓。勛蔭當世，聲揚罔極。故尋仞之途甚近而弗往者，雖追風之腳不能到也；楹棁之下至卑而不動者，雖鴻鵠之翅未之及也。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，斂羽於幽梧之枝，安得效迅以尋景，振輕乎蒼霄哉？

年期奄冉而不久，托世飄迅而不再，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，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。六龍促軌於大渾，華顛倏忽而告暮，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嘆，眄過隙而興悲矣。

先生資命世之逸量，含英偉以邈俗，銳翰汪濊以波湧，六奇抑郁而淵穡；然不能淩扶搖以高竦，揚清耀於九玄，器不陳於瑚簋之末，體不免於負薪之勞，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，鬻章甫於被發之域。徒忘寤於翰林，銳意以窮神，崇琬琰於懷抱之內，吐琳瑯於毛墨之端，躬困屢空之儉，神勞堅高之間，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，封文錦於沓匱之中，終無交易之富，孰賞堙翳之珍哉？

「夫龍驥維縶，則無以別乎蹇驢；赤刀韜鋒，則曷用異於鉛刃。鱣鮪不居牛跡，大鵬不滯蒿林。願先生委龍蛇之穴，升利見之途，釋戶庭之獨潔，覽二鼠而遠寤，越窮谷以登高，襲丹藻以改素，競驚飚於清晨，不盤旋以錯度，收名器於崇高，響鍾鼎之慶祚。柏成一介之夫，辨薇可足多慕乎？」

居泠先生應曰：「蓋聞靈機冥緬，混芒眇昧，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，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；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，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；匡流末者，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；整已然者，不逮反本乎玄樸之外。是以覺蠖者，甘屈以保伸；識通塞者，不慘悅於否泰。

且夫洪陶範物，大象流形，躁靜異尚，翔沈舛情。金寶其重，羽矜其輕。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。潢洿納行潦而潘溢，渤澥吞百川而不盈。鮪蝦踴悅於泥濘，赤螭淩厲乎高冥。嚼香餌者，快嗜欲而赴死；味虛淡者，含天和而趨生；識機神者，瞻無兆而弗惑；暗休咎者，觸強弩而不驚。各附攸好，安肯改營？

「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，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，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，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。金芝須商風而激耀，倉庚俟煙火日皿而修鳴，騏騄不苟馳以赴險，君子不詭遇以毀名。運屯則沈淪於勿用，時行則高竦乎天庭。士以自炫為不高，女以自媒為不貞。何必委洗耳之峻標，效負俎之幹榮哉？

夫其窮也，則有虞婆娑而陶釣，尚父見逐於愚嫗，範生來辱於溺簣，弘式匿奇於耕牧；及其達也，則淮陰投竿而稱孤，文種解屍彳喬而紆青，傅說釋築而論道，管子脫桎為上卿。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，稽德以有為也，非其時不見也，非其君不事也，窮達任所值，出處無所系。其靜也，則為逸民之宗；其動也，則為元凱之表。或運思於立言，或銘勛乎國器。殊途同歸，其致一焉。

「士能為可貴之行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；能為可用之才，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。被褐茹草罝兔，則心歡意得，如將終身，服冕乘軺，兼朱重紫，則若固有之。常如布衣，此至人之用懷也。

若席上之珍不積，環堵之操不粹者，予之罪也。知之者希，名位不臻，以玉為石，謂鳳曰鶡者，非余罪也。夫汲汲於見知，悒悒於否滯者，裳民之情也；浩然而養氣，淡爾而靡欲者，無悶之誌也。時至道行，器大者不悅；天地之間，知命者不憂。若乃徇萬金之貨，以索百十之售，多失骨幹毛，我則未暇矣。」